



玉尹残集

郑超麟·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27
85

新平知覺

PDG

玉尹残集

郑超麟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75 插页：3

字数：73,000 印数：1—700

ISBN7-217-00633-3

I·223 定价：1.80元

湘人：89—4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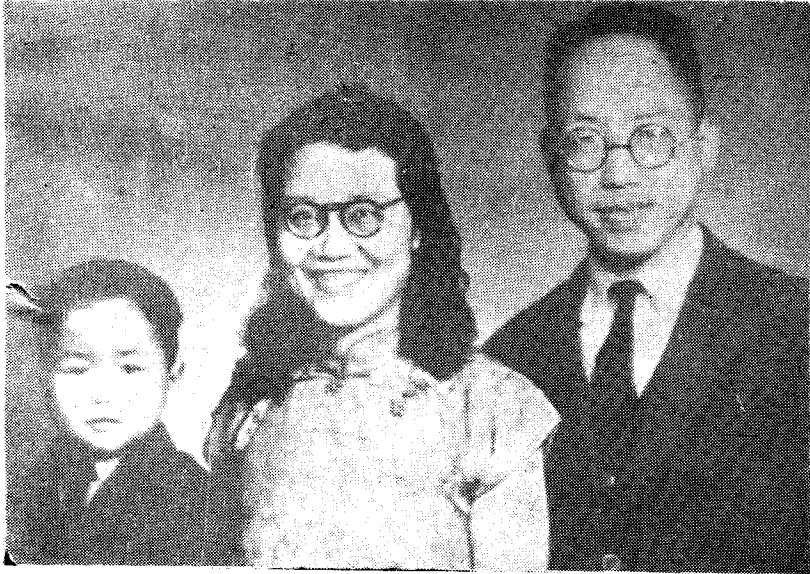
PDG



鄭超麟

上 作者近影

下 40年代作者全家合影



水調歌頭

五十三年東風物古今殊昔時有月如今日而月如新見長橋橫水上下車船奔競九月此通衢願作逐城鵲夢衣衣之斯須

西風驟秋日暖冷東湖主人情重數我良朋此日魚舟載海濱逐客一旦賜環歸國屈子魂難如無限夕陽外新景依然相

原書

一八九九、一二二、作者易之編上

第 五 頁

八十自壽

劫餘生命豈堪憐？老得紛紛話錦山。上學人印足跡，中道曾發清光水影。婀娜度園陰，班班堪惜。後庭花，何苦無聲。鍾化石，不

班班(三三三)三三三也

一九八〇、四、一二

目 录

楼 序	1
自 序	10
齐天乐 (重门不锁凌霄梦)	15
绛都春 (生涯何似)	17
兰陵王 (慰幽独)	19
木兰花慢 (老年浮博士)	21
沁园春 (上古嬴秦)	23
念奴娇 (西风重九)	25
徵招 (阿婆三五年轻日)	27
采桑子 (读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 (六首之三)	29
忆王孙 (盘旋斗室炯双眸)	31
梦江南 (年少日)	32
虞美人 (哀李重光)	33

摸鱼儿（纵多回人间换世）	34
八声甘州（问世间何事最堪惊）	36
安公子（大地生机转）	38
破阵子（醒日山穷水恶）	40
小重山令（历历从头数昔游）	41
桃源忆故人（立春日后无多冷）	42
清平乐（读苏联小说《我们的孙 子的孙子》）	43
卜算子（池水皱春风）	44
念奴娇（反常天气）	45
南歌子（今日光明短）	47
水调歌头（櫟括李贺《申胡子觴 策歌》）	48
菩萨蛮（集李商隐句）	50
唐多令（依旧一袍棉）	52
贺新郎（潮退江河下）	53
临江仙（后半生涯今卅载）	55
河传（圣诞）	56
风入松（皮裘皮帽白须翁）	57
六州歌头（高楼一角）	58

摸鱼儿 (记当年双栖梁燕)	61
水龙吟 (闻鸡早起怔忡)	63
西河 (佳丽地)	65
蓦山溪 (婆心苦口)	67
玉楼春 (玉妃峨髻春云鬓)	69
鹊桥仙 (斜河旧约)	70
菩萨蛮 (谩言身似风前蜡)	71
桃源忆故人 (立秋日后无多热)	72
浣溪沙 (八首)	73
解语花 (译史托姆诗《圣诞》)	77
尉迟杯 (译史托姆诗《玉簪花》)	79
减字木兰花 (译史托姆诗《孤儿》)	
.....	81
淡黄柳 (译史托姆诗《无名小鸟》)	
.....	82
点绛唇 (译史托姆诗《叶》)	83
醉落魄 (译史托姆诗《花冠》)	84
青玉案 (译艾兴多夫诗《小夜曲》)	
.....	85
满江红 (译《马赛曲》)	86

丁字碑	88
诗人行 (六十自寿)	92
送灶歌	94
有答 (并序)	97
腊八	99
秋兴 (八首之二)	100
题亨利希·曼《童年杂忆》	102
狱中观戏有感 (五首之三)	103
观京戏《汾河湾》	103
观京戏《武家坡》	103
观滑稽戏《照镜子》	104
秋夜	105
元旦和诗	106
清明	107
咏史 (六首之三)	108
深秋杂忆 (十四首之六)	109
题桥邮票 (四首之三)	111
安济桥	111
宝带桥	111
程阳桥	111

在公园中（译零格尔纳茨诗）……113

附录 狱外诗词

水调歌头（五十三年事）……117

八十自寿 ……119

读羊牧之咏史诗戏成一绝 ……120

【附】 羊牧之咏史诗

仿羊牧之 ……121

集古和羊牧之 ……122

【附】 羊牧之原诗

步韵和羊牧之集古诗 ……123

【附】 羊牧之原诗

步韵和羊牧之赠诗（四首）……123

【附】 羊牧之原诗

集龚一首赠羊牧之 ……126

步韵和谢山同志 ……127

虞美人（就正于谢山同志）……128

浣溪沙（游《布尔塞维克》编辑部

旧址有感）……129

只凭余事作诗人……朱正 131

楼 序

近年来以手抄形式传诵于友好之间的《玉尹残集》，终于能够印出来公之于世，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出版者要我在书上写几句话。我想卷首已有诗人的自序，全书的作品也都说出了要说的话，我能写的已只有自己对诗人回忆的几句话了。

玉尹老人郑超麟同志，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既共过患难，而又是在今天晚年中寥若晨星的老友的一位。在老师的书上说三道四，我自觉不免僭妄，但作为老友的我欢喜，便斗胆谈一点交游的往事，也许年轻的读者会愿意听的。

记得那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过

后的数月，气候已入冬令，我们几个小青年共同去到一个夜校听课，在上海闸北宝通路一位友人的家里，每周数次，人数不多，却有人给我们轮流讲课，学习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我们的老师有瞿秋白、恽代英、尹宽、赵世炎等革命前驱者，其中一人就是郑超麟同志。那时他还是绿鬓年少，风度翩翩，可能归国不久，丰腴的躯体穿着整齐的西服，左边上衣袋露出一条锃亮的表链，扣在胸部的衣钮上。他的讲题好象是《五卅运动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说话不很流畅，略略带一点福建口音，但蔼然可亲的神情，给坐在下边听讲的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犹历历在目。

夜校持续的时间不久，以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但人生的机缘是难言的，为时将及十年，在一个非常的场所——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中，我们又重新相见了。他的独居房离开我的只是八九个号子，但互相望见的机会不多。有一天，我被带到牢狱教诲所的办公室，一位矮小瘦弱的所长，亲切地和我谈话，给我分配“劳役”，被送到原来作为教诲所的大屋子里，窗明几净，沿窗散放着几张乒乓球台大桌子，每桌可以围坐六七个人，大家都在做文字工作，分配给我的，是从德文原作翻译《德国军事法典》的任务。这使我蒙了头。我的德语还是学初级课本的程度，只记住几个字母的发音，怎么能做这样的工作呢？可是抬头望去，竟然有几个熟人，同坐在一起，第一个招呼我的是潘梓年。他告诉我，我可以接受下来。这位教诲所的所长叫沈炳铨，他为了照顾一些文化人（现在说起来就是“高知”吧），特地向军政部要来这个美差，让大家可以每天上班下班，出来活动，

写写读读，有个名义。这一桌上有五位难友，就是参加这“劳役”的，其实包括潘梓年在内，谁也都是德语的初级学生，唯一的德语老师，就是坐在潘的对面的一位，正是十年不见，已显得苍老，秃了脑袋的郑超麟同志，真正的译者也就是他一个，其他的人全是跟他学德语的学徒。人人面前一巨册德文原著，一部辞典，一册课本，一叠稿纸，又读又写，名为翻译，实际是跟老师学习。大屋子里有一位半文盲的看守走来走去，看我们那么认真，勤恳，认为“工作”不错，十分满意。我们可以起来自由行动，休息说话，不会受到干涉。沈所长还常常来看看我们，就和我们坐在一起，谈谈报上的新闻。我们不能看报，但不少刊物和书籍可以送进来，我们可以什么都读。但超麟和我们是不同政见者，大家很少和他谈政治，可他那光光的

大脑袋，大家把他当一部活的百科全书。随时都要向他请教。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帮助我们。他不但教我们德文，还教两位学法文的青年，帮助大家搞自己的翻译。他非常勤快，不断地读，不断地译书。记得他译了德国汤姆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俄国梅垒杰可夫斯基的《诸神复活》，后者是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大师达·芬奇的长篇传记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他的译稿。有一次他翻译法国纪德的《苏联归来》，有人说，这本书是反苏的，别看它。可我还偷偷地作了他译稿的第一位读者，为此事还挨了难友们的批评。我不大服气，我记得一节，是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他必须在“斯大林”上面加上“伟大的”字样，他没有加，这电报就打不出去了。

别的人也各自搞自己的学习和翻

译。沈所长把我们的译稿拿出去寄给我们在上海的朋友，往往很快得到出版，而且收入不少稿费，有的人还可以拿去养家。超麟译得多，译得快，他的稿费也多。留在上海的他的夫人刘静贞，不断地到南京来探监，给他送来不少食品、寒衣、药物和营养品。他自己所需不多，常常大部分分送给狱中比较困难，外边没有接济的难友们去了。不管这些难友是和他同政见或不同政见的，有的甚至本不相识。一位长期住在病监患淋巴腺结核的难友，只是偶然在医务所看病时见过一面，了解他贫病的情况，以后他夫人探监时每次送来大瓶乳白鱼肝油，让看守送给这位难友去。

我们这次相处，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以后出狱才结束。其实他在一九三一年已失去了自由，牢狱换过许多处，即在南京那一次，他也就是

一个老犯人了。出狱后连天烽火，各人走自己的路，连音讯也没有相通了。这样地又足足隔别了四十余年之久。一九七九年春，我从北京专程去上海参加傅雷夫妇的追悼会。有上海的朋友告诉我，他又坐了二十年的牢，已经恢复自由。但朋友叫我别去看他，他还在受严密的管制。过了约一年，我才知道他已得了完全的自由，纵使他声明不改变自己的政见，却被邀请为上海政协的委员了。就在那时，我去上海公务，重新见到了五十年前的老师、四十年前的难友。他与世纪同龄，当然已成老人，却是一位热情好客，健谈不倦的，兴致勃勃的老人。任何苦难和折磨好象没在他身上损伤了什么，可是当他的自由得到完全恢复的日子，先后二十七年在高墙外为他奔走，守护他，等待他的，他的老伴刘静贞，却好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悄悄地离开了

这个世界。而他在抗战时期出生的唯一的孩子，也只留下一幅天真可爱的相片，悬挂在他独居的书斋壁上了。他生活得非常平静，非常紧张，他读，他写，他不断地接待党史工作的同志们专诚的访问，为他们提供史料。

我能够说的就是这些。我爱诗，有时也学着写，我也不大懂得诗的好坏，仅仅知道自己写得总是不行。《玉尹残集》今天已放在读者的面前，是用不着我来谈什么的。我只在这儿抄录他最近给我信中几句谈诗和这本诗集的话，来结束我这篇不必要的小文吧。

五四文字革新，散文成功了，现在没有人再写古文，但诗失败了。第一代文字革新者如陈独秀，如鲁迅，都写旧诗。诗总是要有格律的。西方诸语种的诗都有格律（所谓自由体除外）。我未见中国有一首新诗受人广泛传诵，如鲁迅的旧诗者。所以我严肃对待旧诗词，不敢打油。

他为我的《残集》奔走，有希望可以出